

为儿童,与儿童一起创造

陆军

三个月前,一位美丽的湖州戏剧女孩与我语音联系,希望我能为她的闺蜜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儿童戏剧创造原理与实践》作序,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了四个字:明白,孩子!

有关儿童戏剧创造的理论与实践,是我多年来一直默默关注的一个美丽话题。你想,儿童是未来的希望。那么儿童戏剧呢?不管是为儿童创造的戏剧,或是儿童创造的戏剧,都应该是当代儿童与未来儿童的希望吧!与未来对话,与希望谈心,怎么能不让你心驰神往呢?而儿童戏剧创造又与教育戏剧以及校园戏剧有着密切的关联,有关我与教育戏剧、校园戏剧的故事,说得夸张一点,大约可以写一本小小的书了,当然,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回到正题上来。几天后,当我打开邮箱,看到《儿童戏剧创造原理与实践》电子版时,我惊喜地发现,这本书稿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副标题:为儿童、与儿童一起创造。我想,这样一来,一本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被写成充满学究气的书稿,一下子就变得富有童趣、又富有诗意了。

毫无疑问,起这么美丽书名的作者,也一定是一位美丽的、有情怀有才华的戏剧女孩。果不其然,作为一名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艺术教育者,同时又是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艺术教育专业的研究生,自2002年从教至今,她在儿童舞蹈、戏剧领域作了大量探索与实践,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她创作、排演的舞蹈《致青春》《青葱岁月》《荷塘月色》等荣获浙江省大学生艺术节一等奖、浙江省群众舞蹈大赛广场舞兰花金奖、浙江省“舞动新时代”广场舞比赛金奖等殊荣。她编导的原创儿童剧《海洋保卫战》《电子世界作战》《咕噜噜,谁来了》、儿童歌舞剧《翻斗童话镇》《小蝌蚪找妈妈》《奇遇暖暖》等,不仅在全市公演获得好评,还荣获浙江省大学生艺术节一等奖、湖州市文艺扶持项目等荣誉。

多年来,她深耕于儿童戏剧领域,即使在舞蹈教学与创作的过程中,也积极探索戏剧元素在舞蹈创作中的运用;她努力推进湖州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改革,将儿童戏剧教育纳入本科教学,开启了湖州师范学院乃至湖州市的儿童戏剧创作与研究之路;她不仅拓展了教学研究与戏剧实践领域,更重要的是为当地奉上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儿童青少年戏剧盛宴,每逢暑期,湖州的孩子们就翘首企盼着她的儿童剧;她既是湖州市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代言人”,更是湖州孩子们心目中的“造梦者”。

为了更好地开展儿童戏剧教育,她基于既为儿童创造戏剧又与儿童一起创造戏剧的立场,从实际经验出发编著了这本

书,在教育戏剧日益兴起但又师资短缺的背景下,为有志于以教育戏剧作为载体开展综合性课程改革,尤其是美育课程模式改革的实践者提供了参考范本。

儿童戏剧,无论是为儿童创造戏剧还是与儿童一起创造戏剧,都需要有相关的戏剧原理和儿童发展理论作为基础。这本书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儿童戏剧的特征和得以成立的学科基础,帮助读者厘清了教育戏剧的原生动力和教育功能,结合案例为非戏剧领域的教育者理解和实践戏剧活动传授了戏剧创造的过程与方法。可以说,这是一本基于作者亲身教育戏剧实践的成长秘籍,也是凝聚作者探索教育戏剧理论精髓的智慧结晶。特别是在艺术教育从单科的音乐、美术、舞蹈教育转向综合的艺术教育,又进一步向美育发展的今天,这本书尤其值得阅读、借鉴与推广。

马克·吐温曾说过,“儿童戏剧游戏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作为一种综合教育形式,教育戏剧兼具了审美、教育、交流、娱乐等多重功能。戏剧的虚拟性和假定性,不仅能够让青少年们体验没有发生的事,以一种安全有益的方式,参与别人的故事,透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从而培养一种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立场看待事物的能力。同时也能帮助他们直面内心,在特定情境中完成倾诉与倾听,释放出堆积在心底的情绪和压力,从而舒缓隐藏的心理危机。而在专业教师有计划地引导下,让孩子们参与戏剧创作、戏剧排演、角色扮演等,从中学会互相学习、共同合作、换位思考,锻炼语言能力、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则更是青少年综合素质教育的上善之选。

事实上,教育戏剧在西方已经拥有上百年的历史,且发展成为成熟普遍的教学方式,大多数学校都设置了相应的课目。教育戏剧作为舶来品,传入国内时间并不长,虽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长所接受,但总体上说,还处于起步阶段。由此想到,像这一类专为儿童青少年戏剧教育工作者撰写的教科书式的读本,究竟能获得多大的收益面,能拥有多少个读者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管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许多学校近年来致力于推进戏剧进校园活动,尝试让戏剧成为素质教育的手段,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些戏剧教育的实践大多是由一些如本书作者这样有识见、有情怀的教师发起,作为学生的课余活动在“自娱自乐”,缺乏政策性引领、体系化设计和专业化的指导。如何让教育戏剧在中小学校园普及,更好地助益于青少年成长?能否让国内的教育戏剧运行模式从由下而上改为由上而下?带着这些问题,我百虑千思,浮想联翩,脑海里竟慢慢浮现出了一张“教育戏剧全覆盖行动线路图”,这张图亦可称“教育戏剧双

百系列行动计划”,奢望有朝一日能在一些有条件的城市予以推广。现不揣简陋,将我杜撰的这一“行动计划”转录于兹:

一曰“百日百推” 建议由市级教育主管部门发起,用三个月时间,在中小学开展教育戏剧宣传推广活动,发布文件,制订政策,落实机构,确定载体,筹措经费,提出任务,付诸行动。

二曰“百校百师” 建议教育主管部门遴选出首批100所学校作为试点单位。同时,由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拨出100个事业编制,面向全国招聘100位教育戏剧专业教师。

三曰“百团百剧” 建议在专业教师带领下,每个试点学校成立一个学生剧社,每一剧社组织一部反映时代、描写本校师生生活、歌颂真善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创剧目。以此为龙头,推动全校戏剧课程、戏剧沙龙、戏剧演出的全面推开。

四曰“百年百续” 利用教育戏剧培养人格健全的少年儿童,是教育的百年大计。建议在试点学校运营三年、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以每年增加100所学校的进度扩大教育面,通过若干年努力,实现中小学教育戏剧的全覆盖。

五是“百题百课” 在中小学全面开展教育戏剧,有许多新课题需要探索,有许多新问题需要研究,有许多新方法需要检验。建议相关学校与教育研究部门组织科研力量进行跟踪研究,逐步形成100个课题成果,反哺于实践;建议一线专业教师勇于探索、勤于实践、优化教案、凝练特色,逐步完善100门课程,适用于全国推广。

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舞台的主人,在教育戏剧中完善自我;让每一个孩子脸上都具有生动的表情,在儿童戏剧创造中学得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期待更多的朋友能成为《儿童戏剧创造原理与实践》的读者,共同为儿童、与儿童创造戏剧。这就是我建议力推“双百系列行动计划”的初心。我相信,这一定也是《儿童戏剧创造原理与实践》作者的愿景吧。

雅斯贝尔斯说过,“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在我看来,儿童戏剧、教育戏剧就是其中的那棵最挺拔的树,那朵最明媚的云、那个最纯洁的灵魂。极目窗外,美丽的夏天如鲜花一样正在盛开。我相信,“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湖州的那些美丽的孩子们正等待着他们心目中的那棵美丽的树,那朵美妙的云、那个美好的灵魂早日走进他们的生活。

对了,说了这么多,竟忘了介绍催生我这些简陋文字的两位美丽女孩的名字了:一位,是我“百 千 万 字 剧”编剧工作坊的学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现任湖州市文化馆副馆长的青年剧作家章静颖;另一位,是本书作者,优秀的戏剧教育工作者张桂锦。

愿美丽的戏剧女孩们的创造性劳动,能让更多的孩子因热爱戏剧、创造戏剧而变得更加美丽!

是为序。

石湖一曲与石湖精舍

邢砚斐



旧志中,也有不少舛讹之处。如《嘉庆松江府志》卷七十七:“石湖一曲。在北俞塘。别驾吴益之所居,益之弃官归,与兄辅之抗志栖隐于此。陆居仁有记。又有养浩楼,王守仁题额。石湖精舍,自得园,阅耕轩,皆益之孙稷读书处。又有雍睦堂,以吴文瑞文仪兄弟同居,故名。”

其实“石湖一曲”为元代园林,吴益之闲居之所,建在松江石湖荡东北处;“雍睦堂”为明代建筑,吴文瑞、吴文仪兄弟所居,也是在石湖荡;而“石湖精舍及养浩楼、自得园、阅耕轩”为明代建筑,乃吴稷居住、读书之所,位于松江府城东门外北俞塘。石湖一曲中的“石湖”指的是地方,而石湖精舍中的“石湖”则是名号。文字一样,含意不同。

由于《嘉庆松江府志》将三处建筑的坐落位置混作一谈,归并于松江府城东门外的“北俞塘”。这一错误,致使其后的府、县志等记载,均采信这一说法,讹传至今,误人匪浅。

翻开嘉庆前的《崇祯松江府志》卷四十六,“石湖一曲”条目后有陆居仁《记》云:“华亭之西皆泽国,松水南入于湖曰淀,东入目谷水,又东入石湖,湖之支流又东北入小浍而入焉。友人吴益之居湖之上游,平原百弓规而为圃,卉木蔬果杂焉毓植。中构一室为燕居所,将落成,余适过其里,益之邀余觞是室请颜。余以其地居湖之澳,为颜曰‘石湖一曲’。”

《记》中说得清清楚楚,吴益之是元代人,官至州通判,弃宦隐居松江石湖荡。石

湖一曲建在石湖东北处。

隔开几页记载:“雍睦堂,明吴文瑞、文仪兄弟世居石湖,读书、燕乐、觞咏于斯,颜其堂曰‘雍睦’,顾清诗:‘雍睦堂开三泖东,两翁相向日融融。曾因合族歌棠棣,不为胥谗咏角弓。缘酒尽堪娱晚岁,彩衣终不愧春风。读书有子还相似,好在延陵泽未穷。’”“养浩楼。吴石湖憩读书之所。王阳明守仁题赠:‘倭乱,贼众登楼,见书史满架,举火燃不能焚,若有神鬼呵护,因赋诗云:‘养浩楼轩敞,归登小坐余。八窗天地景,万卷圣贤书。幸免遭回禄,还教倚太虚。多时城寓窄,还复此宽舒。’又有石湖精舍、自得园,俱在俞塘。”

读这两条,也很清楚,吴文瑞、吴文仪兄弟为明代人,世居石湖。因此雍睦堂是在石湖;而吴稷,字舜鼎,号石湖,正德甲戌(1514)进士,累官荆府左长史,后隐居松江府城东郊。养浩楼、石湖精舍等俱建在城东俞塘。

其后的《康熙松江府志》卷二十四中,三条记载是分列开的,删了陆居仁《记》的原文和王阳明的诗,虽然如此,也不难分辨出三处建筑具体所在的地点。

到了《嘉庆松江府志》卷七十七,不知为何在“石湖一曲”条目后竟自添上“在北俞塘”之句,并将石湖一曲、雍睦堂、养浩楼、石湖精舍、自得园都归在一起。这一讹误,究其原因:首先是编撰者未曾认真阅读陆居仁《记》的原文。其次是对嘉庆前的旧志,里面记载的内容未加细辨查询。添了不该添的,删了不该删的。如此粗心,实属不该。

生活茶座

费水弟 书

勿是猴相,肉麻油酱(外一篇)

盛济民



有道是“民以食为天”。新冠疫情肆虐下的上海,为保障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各级政府连连出台最给力的政策和措施,兄弟省市给予了最及时的驰援,而没有了后顾之忧。若有神鬼呵护,因赋诗云:“养浩楼轩敞,归登小坐余。八窗天地景,万卷圣贤书。幸免遭回禄,还教倚太虚。多时城寓窄,还复此宽舒。”又有石湖精舍、自得园,俱在俞塘。

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随着全面防控措施的加强,千万人的物资需要配送,此时食物更显得弥足珍贵。居家隔离开始之后,不少市民家的伙食呈现四大变化:一是“减”。过去每餐四五个菜如今减少到两三个。二是“凑”。过去有些人不怎么吃的菜如土豆、芹菜等,如今也凑合着送进口中了。三是“算”。厨房里囤的菜,每天吃多少烧多少,精打细算,绝不浪费。四是“光”。餐桌上的两三盘菜,每盘都吃了个底朝天。“白娘娘打法海——精打光”。

盘中菜吃了个精打光,当今时髦的说法叫“光盘”。松江话也说“碗底朝天”“盆子翻转”。此外,松江谚语“勿是猴相,肉麻油酱”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猴:贪嘴;肉麻:珍惜,舍不得浪费)。谚语道出了普通人家节约过日子的朴素生活观。抗疫期间,不少从来不愁吃喝的年轻人在家一边把饭桌上的菜连汤带菜一扫而光,一边听父母讲述“勿是猴相,肉麻油酱”的意思,才算是真正懂得了食物的珍贵。学生时代背诵得滚瓜烂熟的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灯下偶拾

诗 筒

陈 益

诗,对于江南文士,犹如茶与酒,不可一日无此君。细看明清时代的文集,几乎没有谁不把五言诗、七言诗、乐府诗放在卷首的。诗以赠、以别、以贺、以敬、以纪,甚至连某个突发事件,也往往用诗句记述,细节与过程可以大略带过,情感则务必充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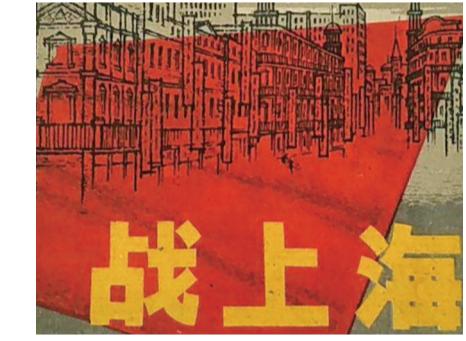
莫是龙是诗的狂热追捧者。他当即修书写信,遍邀好友。打听到那个写下《鹿城诗集》和传奇《浣纱记》的梁辰鱼,也正客居金陵,便迫不及待前去拜访。接着就是王稚登、尹甫、顾茂俭、张燕翼……俞仲蔚在昆山,张凤翼在苏州,乘船走水路至少得两三天,一时来不了。然而诗社集会终究集齐了20多人。金陵名士听说后,也纷纷前来应和。最后缔结时,竟有43人。他们有时就在鹫峰禅寺中,有时来到雨花台前,有时进入名人故居,有时相会山间乡野,再不行就聚集在哪家私邸,从早晨开始对日放歌,到了晚上依然借月抒怀。或访僧道,或谈清玄,或欢宴,或分韵作诗。几十人聚散,散而聚,身心沉浸诗的世界里,怎么也不知疲倦。“鹫峰诗会”就此名声大振。

这就是那个年月的诗词大会。没有声光电俱全的舞台,没有电视转播,没有教授学者点评,却是风生水起,诗意盎然。这种诗词大会最大的特色,在于他们手捧的全都是自己诗筒里的作品,从来不以背诵前人作品为荣。

莫是龙的文集中,还收录了一篇《笔简铭》:“藏锋而居,吾思寂然。脱颖而出,吾思蔚然。拔管城之巨族,益毛公以胙土。我命之曰:中书之府。”这,又何止是在写笔?

《战上海》连环画

周 洋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对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上海进行城市攻坚战,发动了以消灭汤恩伯集团主力、解放大上海为目的的上海战役。经过半个月激烈的战斗,终于在5月27日解放上海全境,这一天也被定为“上海解放纪念日”。回首这一段历史,令人感慨良多,我的书房里就珍藏着一本连环画《战上海》。

虽时隔多年,却仍清晰地记得,我是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淘到这本连环画的。64开本,薄薄的一册,品相完好,封面正中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远景是上海外滩鳞次栉比的高楼,书名“战上海”三个字用十分醒目的黄色字体呈现,给读者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封底的版权信息显示,该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10月第2版,我手头这本是1984年1月第10次印刷的版本,印数已达193.5万册,发行量之大令人赞叹。

虽时隔多年,却仍清晰地记得,我是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淘到这本连环画的。64开本,薄薄的一册,品相完好,封面正中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远景是上海外滩鳞次栉比的高楼,书名“战上海”三个字用十分醒目的黄色字体呈现,给读者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封底的版权信息显示,该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10月第2版,我手头这本是1984年1月第10次印刷的版本,印数已达193.5万册,发行量之大令人赞叹。

虽时隔多年,却仍清晰地记得,我是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淘到这本连环画的。64开本,薄薄的一册,品相完好,封面正中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远景是上海外滩鳞次栉比的高楼,书名“战上海”三个字用十分醒目的黄色字体呈现,给读者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封底的版权信息显示,该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10月第2版,我手头这本是1984年1月第10次印刷的版本,印数已达193.5万册,发行量之大令人赞叹。

虽时隔多年,却仍清晰地记得,我是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淘到这本连环画的。64开本,薄薄的一册,品相完好,封面正中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远景是上海外滩鳞次栉比的高楼,书名“战上海”三个字用十分醒目的黄色字体呈现,给读者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封底的版权信息显示,该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10月第2版,我手头这本是1984年1月第10次印刷的版本,印数已达193.5万册,发行量之大令人赞叹。

虽时隔多年,却仍清晰地记得,我是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淘到这本连环画的。64开本,薄薄的一册,品相完好,封面正中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远景是上海外滩鳞次栉比的高楼,书名“战上海”三个字用十分醒目的黄色字体呈现,给读者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封底的版权信息显示,该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10月第2版,我手头这本是1984年1月第10次印刷的版本,印数已达193.5万册,发行量之大令人赞叹。

虽时隔多年,却仍清晰地记得,我是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淘到这本连环画的。64开本,薄薄的一册,品相完好,封面正中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远景是上海外滩鳞次栉比的高楼,书名“战上海”三个字用十分醒目的黄色字体呈现,给读者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封底的版权信息显示,该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10月第2版,我手头这本是1984年1月第10次印刷的版本,印数已达193.5万册,发行量之大令人赞叹。

虽时隔多年,却仍清晰地记得,我是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淘到这本连环画的。64开本,薄薄的一册,品相完好,封面正中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远景是上海外滩鳞次栉比的高楼,书名“战上海”三个字用十分醒目的黄色字体呈现,给读者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封底的版权信息显示,该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10月第2版,我手头这本是1984年1月第10次印刷的版本,印数已达193.5万册,发行量之大令人赞叹。

虽时隔多年,却仍清晰地记得,我是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淘到这本连环画的。64开本,薄薄的一册,品相完好,封面正中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远景是上海外滩鳞次栉比的高楼,书名“战上海”三个字用十分醒目的黄色字体呈现,给读者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封底的版权信息显示,该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10月第2版,我手头这本是1984年1月第10次印刷的版本,印数已达193.5万册,发行量之大令人赞叹。

虽时隔多年,却仍清晰地记得,我是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淘到这本连环画的。64开本,薄薄的一册,品相完好,封面正中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远景是上海外滩鳞次栉比的高楼,书名“战上海”三个字用十分醒目的黄色字体呈现,给读者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封底的版权信息显示,该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10月第2版,我手头这本是1984年1月第10次印刷的版本,印数已达193